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

如此艺术,如此小说

□陈晓明



艾丽丝·门罗

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已经82岁高龄的加拿大籍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这让一直偏爱以“政治”来说道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们,颇有些失望。艾丽丝·门罗可谓是比较纯粹的小说家,虽然她出名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她37岁,也参加加拿大女权主义运动,出版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开始引人注目。她的小说如果说有什么政治性的话,那就是她始终关切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女性弱者的生活情状,算是有点女权主义。当然,如果还要硬扯政治的话,她作为苏格兰后裔的族群身份,也会时常在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种小政治,并不能压倒她小说的艺术性笔法。

因此,我还是更愿意用小说艺术的纯粹性来理解门罗的作品,她早年在厨房里、在熨衣板上写作。中年出名,但也未见大红大紫,写短篇小说只是在《纽约客》上博得好名声,要多么畅销并不可能。她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一生写了十余部短篇小说集,加上一部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这日子就在写作中熬到了82岁。“熬”可能是中国人的想法,对于门罗这样的小小说家来说,她/他们对文学有一种纯粹的态度,那个语境也没有那么多花

样,她的写作又何尝不是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快乐呢?

门罗夺得文学奖项无数,其中有多次加拿大总督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并两次获得吉勒奖,2004年即以短篇集《逃离》第二次获奖。当时评委评价说:“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逃离》可以说是其小说艺术炉火纯青的结果。这一年她已经73岁,真正是宝刀不老,虽是精雕细刻,全无痕迹,但更见纯朴自然的风格。这部由8个短篇小说构成的小说集,于2009年出版中文版,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出自李文俊的手笔,译笔相当精湛。

小说集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小说讲述一个叫作卡拉的年轻女性想要逃离极其不协调的同居男友,走到半路却又折回家中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述非常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开始的叙述视角就是卡拉的视角,她站在马厩房门的后面,听到汽车声音响,她想,那是邻居贾米森太太从希腊度假回来了。“但愿那不是她呀。”小说第一段就是如此微妙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每个动作、人物所处的位置、人物的心理,都有层次地一步步展开。这篇小说叙述细腻微妙,构思精巧而又

自然,那种心理刻画一点点透出人物的矛盾心境,并且引向困境,尤其是女性无力自拔的心理特征。卡拉想逃离贾米森,但她又欲罢不能,无法决断,犹豫再三,还是回到这种生活状态。矛盾无法解决,一切源自内心的纠结,这才是问题所在。小说回到内心之微妙还嫌不够极致,结尾处卡拉回到树林里,看那些头盖骨,可能是小羊奥尔弗的头盖骨,那么在卡拉克与贾米森太太对话时,带着雾气出现的小羊就只是一个幻觉了。小说在心理的微妙感之外,还要加上一些魔幻的色彩。外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物的心理感受。小说非常讲究构思,时间紧凑,心理的微妙感受伴随着空间的略微变异,生活的困窘与人性的善恶相纠缠,生命在无助中才透出一点坚韧。细致微妙是其特点,一切都不过火、不过度。门罗有意淡化人物的主动意识,始终能保持一种冷静、朴素的叙述,一点点透进骨子里。

当然,门罗的小说并非平淡,实际上内在关节非常精巧,只是不细心看不出来而已。像她的小说《机缘》,写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的年轻女子,在火车上邂逅两个男人的故事。前者想和她说话,但她想回避,她把回避看成是自我意识坚持的一种证明,不想没说两句话,那个男人途中卧轨自杀。她在火车上同时邂逅的另一个男人与她一起看星星,后来她知道他的妻子在一次回家途中遇车祸,瘫痪在床,而他身边总有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竟然是和她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同事。某天她接到一封同事的信,透露出她去看她的意思,这样她就去了。这就是6个月,小说在开始的时间叙述这个叫朱丽叶的女子,来到鲸鱼湾那个男子家中,见到了她昔日的同事。朱丽叶不由自主地也要留下来。小说中藏着诸多机缘,十分自然,随意遗留,最终在这个关节点汇集起来,显出精巧的魅力。门罗的编辑曾说,在编辑中删去门罗小说中的某个段落,等读到后面几页,才发现原先认为不重要的段落句子,却至关重要。这些关节、机缘,都要做到自然朴素,一旦刻意、雕琢、过度,就弄巧成拙。如此精细巧妙,可以见出门罗笔法精湛、炉火纯青。

总之,门罗的小说短篇写得精细微妙而自然灵巧,无疑极其出色,令人击节赞叹。《逃离》收入的8篇小说更是精彩,都各有独到之处,小说集中的8篇小说,都是在这种心理经验中,去表现当今北美社会,或者西方世界中,一些处于生活边缘的女性,她们内心与社会的疏离感,她们顽强的自我意识与命运构成的抗争,这些疏离和抗争,都极其微妙,富有层次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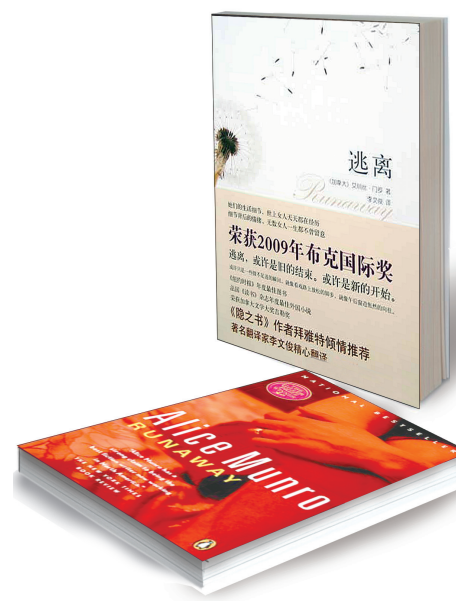
总之,从门罗的小说可以看出当今西方短篇小说所抵达的艺术境界,这算是比较单纯和文艺的一次诺奖。如果说这样的奖项在回避什么也算是一种政治的话,那它就是了。

对我来说,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意外,因为好久以来,我就在注意她的作品了,而且自己也翻译了一些。在西方,《新政治家》《读书》等有影响的报刊早就对她赞誉有加,像A.S.Byatt、C.Orzick等女作家非但不妒嫉她,还承认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拜厄特语)、“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且其文学生命将延续得比她大多数的同时代人都长”(奥齐克语)。美国有影响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煌煌巨著《西方正典》后附有一份《经典书目》,在加拿大部分一共列举了8本书,其中之一即是门罗的《我一直想要告诉你》。

在中国,首先注意到门罗的是英语教师与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的“加拿大文学”辞条里提到她的名字,说她的作品“大多写小资产阶级妇女对爱情、友谊、理想的追求”(李淑言语)。南开大学谷启楠等所编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收进了门罗的一个短篇《An Ounce of Cure》(《一盎司药》)。编者在“作品介绍”中写道:“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使主人公及其经历的事件真实可信。叙事者用生动朴素的语言再现了少女细腻的心理活动和微妙的情感变化,并不时插入对往事的分析和反思。幽默风趣的叙述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从感情上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这正是门罗小说创作的高超之处。”《世界文学》杂志在1998年第6期上刊出了庄嘉宁翻译的门罗的中篇小说《一个善良女子的爱》。后来译文与原文一并收入笔者所编的《英语中篇小说精选读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在“作者简介”中,编者写道:“门罗的作品用诗意的文字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以农村与小城镇为背景,似乎一切都平静安详,实际上也同样充满冲突与危机。她对现代女性分析得丝丝入扣。”

《世界文学》曾多次介绍过门罗。除了《一个善良女子的爱》外,还在2007年第1期上介绍了《逃离》与《激情》(译者为何朝阳、陈玮),又于2010年第1期刊登了《熊从山那边来》(李文俊译),都曾博得读者的赞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7月出版了李文俊译的《逃离》全文。中国作家中注意到门罗的亦不乏其人。如王安忆,就曾在大学讲课时谈到她,并在所著随笔《剑桥的星空》中有所记录。青年女作家张悦然亦曾多次将《逃离》列入她所喜欢的书单中。

有点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艾丽丝·门罗还曾于1981年6月访问中国。她是和杰里·葛德士、罗伯特·克劳耶奇、艾黛儿·怀斯曼、帕特里克·莱恩、苏珊娜·帕拉第斯、杰奥弗里·汉考克一行7人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前来的。他们和当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见了面,参观了北京、西安、广州等地并和当地作家交流。回国后他们合写了一本书《加拿大:七人帮中国印象》,出版后引起读者关注。门罗所写的章节篇名为《透过玉帘》。



《逃离》中英文版

“碎片故事”中的大千世界

□郭英剑

10月1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小镇上。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当地时间则是凌晨4点,有位老人正在梦乡之中,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铃声,未能惊醒熟睡中的她。于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Peter Englund)只好在电话录音上留了言:恭喜您,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夜半电话留言,喜讯从天而降。正是这个留言,让整个国家聚焦在了这个小镇,也让整个加拿大为之欣喜若狂: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个国家诞生了。

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艾丽丝·门罗,就此成为加拿大自1976年(加拿大出生、后来移居美国的作家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的首位获奖者,也是加拿大历史上首位获此大奖的女性作家。

被女儿叫醒的门罗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向记者坦陈,虽然知道自己在候选之列,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真的能够入选,甚至把它称为是“白日梦”。等消息传来,门罗感到非常惊讶,但也兴奋之极。

恩隆德在评价门罗时称,短篇小说一直掩映在长篇小说的光芒中,而门罗使这一艺术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且在其精致的故事叙述中,透露出了简洁明快与心理现实主义的特征。

疯狂写作的“家庭主妇”

门罗生于1931年,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迷恋创作。1949年,她入西安大略大学攻读英语专业。第二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阴影的大小》(The Dimensions of a Shadow)。在校期间,她曾经到餐馆打工,到图书馆当管理员。由于大学的奖学金只有两年时间,于是在1951年,她退了学,嫁给了詹姆斯·门罗(James Munro),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婚后有了三个孩子,但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即不幸去世。

1963年,门罗夫妇搬到英属哥伦比亚的省府

所在地维多利亚,开办了一家“门罗书店”(Munro's Books)——该书店至今还在。1966年,他们的又一个孩子出生。

门罗一直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总把自己当家庭主妇。她曾说:“我只是一位还说得过去的家庭主妇(housewife),但也做得一般。”而作为家庭主妇,写作并不容易。第一个孩子诞生时,她才开始写作第二个短篇。那时,门罗拼命写作,即便在怀孕时也不例外,因为她担心从此就不能写作了。她甚至把每次怀孕都视为自我鞭策的机会,抱有更大的写作野心。她的写作时间就是孩子中午1点到3点的午睡时分,孩子稍大一些,就是他们上学之后。门罗承认,那些年,自己写作非常辛苦,她不仅要带孩子,做家务,还要和丈夫一起打理书店。门罗常常为了写作,熬夜到凌晨1点,而早晨6点就开始新一天的写作。她说,自己当时还不到40岁,甚至以为自己会得心脏病死掉。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每天要写几页才罢休。门罗回忆说,她清晰地记得一个星期天,丈夫应承担了要做晚饭,她把自己锁在书店内,拥有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写作。“我记得,当时我环顾左右,看着周围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在想,你这个傻瓜!你这是在干什么?但接着我就到办公室继续写作了……”

虽然门罗早在19岁时就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是在1968年出版的,那时,门罗已37岁。这部小说集把门罗送上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的领奖台。这个奖项相当于美国的普利策奖,从此,门罗也正式步入了职业作家的行列。

门罗夫妇于1972年离婚。第二年,门罗返回安大略省,一度在西安大略大学担任驻校作家。1976年,她与地理学家杰拉德·弗莱姆林(Gerald Frenlin)结婚,但保留了前任丈夫的姓。

1978年,门罗因其《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而再度荣膺总督奖。1981年六、七月间,门罗与其他6位加拿大作家

一道访问中国。在7位作家随后出版的《加拿大:七人帮中国印象》(China: Memoirs of the Gang of Seven, 1982)中,记载有门罗所写的中国游记《透过玉帘》。1980年,门罗曾经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昆士兰大学担任驻校作家,此后的20年中,她几乎每隔4年就会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

门罗的小说主要刊登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巴黎评论》等著名文学刊物上,并结集出版。自1960年以来,她出版了15种短篇小说集(包括一本作品选集)。其作品曾经荣获美国书评家协会奖、三度荣获加拿大总督奖(1968, 1978, 1986)。2009年,门罗荣获国际布克奖。她的多部短篇小说还曾经被改编成影视剧。门罗的作品经常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在美国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她也是美国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外籍荣誉院士。

门罗曾说,正是由于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女人、一名家庭主妇、一位母亲”,所以才有足够的时间写作。即便成名后,门罗仍每天写作,她认为,写作就像散步一样,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2012年,门罗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宝贵生活》(Dear Life)出版。她曾说,这是最后一部作品,她即将封笔。早在2009年时,门罗就对外宣布自己身患癌症,心脏也有问题,不常在公共场合露面。此次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将这位偏于一隅的作家推到了世界中心的位置,也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通向文学巅峰的5部杰作

虽然对作品可以见仁见智,但通常人们认为,有5部作品集是门罗进入国际知名作家之列,摘取世界文学桂冠的代表作。

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1968)共收录14个短篇,是门罗的成名作。作品集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作者21岁开始直到30多岁,大约15年之久。该作品集以作者的生地安大略省的小镇为背景,细致描写了少女成长中的困惑、

女子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等,故事背景多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主。虽说如此,故事也有其普世之处,作品中的小镇也可能是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小说集出版于1968年,而60年代正是欧美风云突变的时代,在加拿大,很多文化艺术新人都在涌现之中。这些在门罗的作品中却几乎没有体现。换句话说,喧嚣的上世纪60年代,似乎对门罗未有影响,其人物似乎也与时脱节。

第二部《少女和女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1971)共有8个短篇。这是一部有着内在联系的短篇小说集,主要围绕着主人公黛儿·乔丹来展开,因此,常常被当做长篇小说来看待。该小说集可以看作黛儿的成长史,她最开始居于南安大略省的小镇边缘,后来居于中心。黛儿最初也是一位“局外人”,对小镇的生活极为不满,为此,她甚至拒绝承认自己与母亲的相似,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地方认同感的拒绝。

第三部是《你以为你是谁?》(1978),该书在国外出版时,以《乞丐女郎》(The Beggar Maid)为题,共有10个短篇。故事主要围绕两位女性——弗洛和继女罗斯展开。小说围绕着两个人物,探讨了女性与其所养成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少女与对自己生活深有影响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到罗斯的成长历程。

第四部是《一个善良女子的爱》(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1988),共有8个短篇。这是一部深受批评家喜欢的作品集,主要探讨了诸如秘密、爱情、背叛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是非等主题。爱的幻想、激情导向意想不到的结局、事情总呈现出混乱的局面,世俗人心总是带有奇怪而又好笑的欲望这类主题交替出现,这些都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

第五部是《宝贵生活》(Dear Life, 2012),包括14个短篇。所谓“宝贵”有两层意思,一为珍贵,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珍惜之意;二为昂贵,既说明生活的高额支出,也表明生活有时候需要付

出巨大的代价。在作品中,门罗再度向读者呈现了家乡的田园风光、对普通人生活以及人性的深度挖掘。应该说,《宝贵生活》中,作者的创作有别于其早期作品,如一些女性摆脱了生活的枷锁,做出了反传统的举动,为此,她们也付出了代价,不是被丈夫抛弃,就是遭到丈夫背叛。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门罗自己说,“在《宝贵生活》中,有4个短篇并非故事……而是带有自传色彩,但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样”。同题的《宝贵生活》最初发表在《纽约客》时,就写为“回忆录”而非短篇小说。这几个带有自传色彩的短篇都是片段,时而以回忆的口吻,时而又以理解的态度,谈论着作者早年的生活。

门罗的写作与其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但她以完整地反映人类精神,不断探讨人类的困境著称。若简单按照作品反映的时间,门罗的创作可以以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变革为分界线。她的创作思想及作品主题在这一时期前后表现出巨大变化,其作品也展现出青年时期的门罗与社会变革之后的生活间的巨大差异。2003年,门罗接受采访时曾说,上世纪60年代社会环境的那种随性和宽容,真是“太好了”。她说:“我出生于1931年,60年代的时候,我有点老了,但还没那么老,而像我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身着超短裙在大街上昂首阔步。”

在门罗看来,主题无大小之分,其创作主要就是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其高明的艺术手法被批评家认为是看不出雕琢痕迹的一种创作风格。门罗的笔触指向极为明确,就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因此,其创作主题有前后衔接、首尾相依的地方。值得关注的是,门罗作品的主题始终与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有关,且着力刻画了安大略省小镇居民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活状态。从大的方面讲,无非是爱情与生活的主题,且往往是在两者的失落乃至于失败;小而言之则主要有:爱与性、家庭关系、责任与自由、阶级冲突、成长与变老等主题,相互交织,反复呈现。

(下转6版)